

逝去— 民国武林宗师传奇

前言

卖衣买刀

徐皓峰



《路加福音》的“钱囊、口袋、刀”章节，被捕前夕，耶稣嘱咐门徒卖衣买刀。五世纪，中东地区的教父将此言解释成弃世求道，衣服是俗世，刀是修行，一个换一个。

放弃生活的教父们都是生活的高手，情智高，妙语连珠，并有传播网，将自己的逸事流传大众。他们有邻居有客人，说：“待客人如待耶稣，会与邻人相处，便会与上帝相处。”

卖衣买刀的实情，不是舍衣得刀，而是衣服里藏把刀。

教父是待在家里的人，凭个人魅力重建身边世俗。后来，教父的家被教堂取代，教父被神父牧师取代。教父型的人在东方更为悠长，在日本是茶道师，在我小时候，是胡同里的每一位老人。

“人老了，俗气就少了。”是老人



们聊天的话，沾沾自喜。那时的老头、老太太长得真好看。

我姥爷李捷轩，旧式的书呆子，不问世事家事，不见得不明白。他有一个自己的尊严体系，每年有几个固定看他一次的人，无礼物，不说什么话，一小时便走，真是来“看”人。

他们是他帮过的人，不让带礼物，不让说感谢话，也不陪说话，因为帮忙时并不想做朋友。他们也适应，年年不落地来，表明不忘恩就好。

姥爷的弟弟李仲轩，家人叫二姥爷，天生有人缘，配得上“和颜悦色”几字——这样的人好找。他有几次突然迁居，我凭个大概地址，附近一问“有没有一个特和气的李老头？”便找到了他。

我爷爷十三岁做店铺学徒，两月一次化装成菜农，背筐上火车，筐里藏银元，走漏消息，随时死。少年历险的好处，是老了反应快，



爷爷八十岁仍眼有锐光，洗脸吃饭的动作猫走路一样柔软。

二姥爷的和颜悦色下，藏着历险者痕迹，我童年时便对此好奇。因为姥爷的家教，我四岁会讲半本《儿女英雄传》，小孩见了自己好奇的人，总是兴奋，一次他午睡，我闯进去，说不出自己好奇什么，就给他讲那半本书了。

他靠上被子垛，看着我，时而搭上句话。我声音很大，时间很长，以致一位姨妈赶来把我抱走。此事在家里成了个多年谈资，我小时候很闹，家人说只有二姥爷能应付我。他没被吵，睁着眼睛、嘴里有话地睡觉。

家人知他习性，下棋也能睡觉。他来姥爷家，累了，但不是睡觉时间不往床上躺，便跟姥爷下棋，姥爷见他肩窝一松，便是睡着了，但手上落子不停，正常输赢。

不知道他是时睡时醒，还是分神了，一个自我维持常态运转，另一个自我想干嘛干



嘛——长大后，知道这本领的宝贵，可惜学不会，但在囚犯和乐手身上见过，偶尔一现。险境里出来的本领，是体能不衰，窘境里出来的本领，是一心二用。

他一生窘境。

小学五年级，武打片风靡，问爷爷：“你会不会武功？”爷爷：“啊？死个人，不用会什么呀。”我如浇冷水。

初中，二姥爷住姥爷家，我问了同样问题，他说：“没练好，会是会。”就此缠上了他，学了一年，他没好好教。

之后他迁居，十年未见。再见，他已现离世之相，命中注定，我给他整理起回忆录，知道了他为何不教。

他属于武行里特殊的一类人，遵师父口唤不能收徒，学的要绝在身上。同意写文，他的心理是为他师父扬名，作为一个不能收徒广大门庭的人，辞世前想报一报师恩。



我错过了习武，听他讲武行经历，“望梅止渴”般过瘾，整理文字犹如神助，每每错觉，似不是出自我手。

他那一代人思维，逢当幸运，爱说“祖师给的”。见文章越来越好，他觉得写文报师恩的做法，是对的。难得他欣慰，很长时间，他都有是否泄密的深深顾忌。

他学的是形意拳，师承显赫，三位师父皆是民国超一流武人，唐维禄师父游走乡间，薛颠师父坐镇武馆，尚云祥师父是个待在家里的人，一待四十年，慕名来访者不断，从求比武到求赠言。

本书文章在 2001 至 2004 年写成，《教父言行录》在 2012 年国内首次翻译出版。对照之下，民国武人似是五世纪教父集体复活，甚至用语一致，教父的求访者说：“请赠我一言。”武人的求访者说：“给句话。”

教父对《圣经》避而不谈，不用知识和



推理，针对来访者状态，一语中的。比如，教父说：“我教不了你什么，我只是看了新约，再看旧约。”求赠言者震撼，觉得得到了最好的教诲。

整理成文字，读者不是当事者，没有设身处地的震撼，但读来回味无穷，误读了也有益，所以言行录能广为流传。

武人授徒言辞也如此，心领神会才是传艺，并在武技之外，还有生活理念、生命感悟的余音。老辈人说话，是将什么都说到了一起。李仲轩年轻时拒绝做高官保镖，而退出武行，隔绝五十年，不知当世文法，只会讲个人亲历。

人的特立独行，往往是他只会这个。

徐皓峰

2013年4月于北京

目 录

前言：卖衣买刀 徐皓峰 / 1

第一编 李仲轩自传

荣辱悲欢事勿追 / 3

第二编 唐门忆旧

丈夫立身当如此 / 33

乃知兵者是凶器 / 46

五台雨雪恨难消 / 57

总为从前作诗苦 / 74

别来几春未还家 / 91

第三编 尚门忆旧

入门且一笑 / 105

师是平淡人 / 117

把臂话山河 / 130

使我自惊惕 / 141

功成无所用 / 151

这股清滋味 / 162

曹溪一句亡 / 170

雕虫丧天真 / 179

杀人如剪草 / 185

大道如青天 / 201

长剑挂空壁 / 207

我与日月同 / 220

掩泪悲千古 / 234

第四编 薛门忆旧

世人闻此皆掉头 / 245

心亦不能为之哀 / 264

处事若大梦 / 281

困时动懒腰 / 290

欲济苍生忧太晚 / 302

薛师楼下花满园 今日竟无一枝在 / 317

第五编 李仲轩窍要谈

遂将三五少年辈 登高远望形神开 / 333

一生傲岸苦不谐 / 340

万言不值一杯水 / 353

仰天大笑听秽语 我辈岂是草木人 / 368

君不见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 / 38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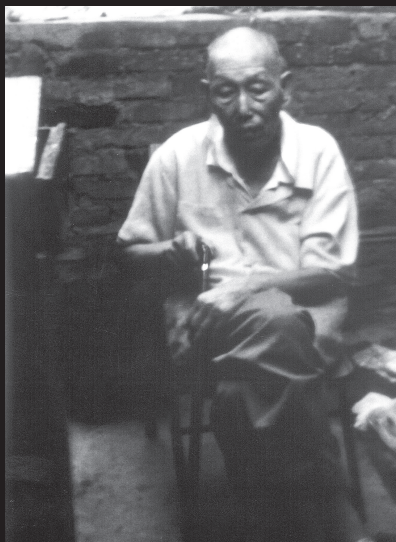
附录一 岳武穆九要 / 395

附录二 内功四经 / 407

我与《逝去的武林》（代后记） 常学刚 / 419

第一编

李仲轩自传



李仲轩 (1915—2004) ·

天津宁河县人，形意拳大师唐维禄、尚云祥、薛颠弟子，因生于文化世家，青年时代武林名号为『二先生』，34岁退隐，遵守向尚云祥立下的誓言，一生未收徒弟，晚年于《武魂》杂志发表系列文章，在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。



荣辱悲欢事勿追

我的父系在明朝时迁到宁河西关，初祖叫李荣，当时宁河还没有建县。旧时以“堂”来称呼人家，我家是“务本堂”，民间说宁河几大户的俏皮话是“酸谈、臭杜、腥于、嘎子廉，外带常不要脸和老实李”，我家就是“老实李”。

我母亲的太爷是王锡鹏，官居总兵，于鸦片战争时期阵亡，浙江定海有纪念他的“三忠堂”。王照（王小航）是我姥爷的弟弟，我叫他“二姥爷”，官居三品，他后



李仲轩与母亲王若南、兄长李捷轩



1974 年在李捷轩家的全家福